

《庄子·逍遥游》“六月息”新解

史佩信

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。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对最后一句“去以六月息者”，前人解说不一，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种：一是把“息”解释为“休息”，此句意思是“鹏离开北海用六个月时间飞到南海才休息”。^①二是释“息”为“风”，此句大意就是“鹏鸟乘着六月间的大风离去”。^②

第一种意见影响深远。最初见于晋代郭象《庄子注》：“夫大鸟一去半岁，至天池而息。”此后，历代《庄子》注本多奉郭注为圭臬。王力主编的《古代汉语》和郭锡良主编的《古代汉语》也都取郭说。然此说的弊病不少。所谓“至天池而息”、“飞到南海才休息”云云，其中“至天池”、“飞到南海”等意思，是后人为凑合自己的解释而另行增添的，难免有“增字解经”之嫌。且文章这里突然提出“大鹏飞翔半年之后休息”，不仅跟全文的旨意了不相涉，与句子所处上下文的意思也有点脱节。^③

大概自明代起，就有人对郭注表示异议。陆西星《南华经副墨》云：“‘去以六月息’，‘生物以息相吹’，二‘息’字同义，谓气息也。人以呼吸为息，造物以四时为息。‘去以六月息者’，六月大风方发，鹏因之徙而南也。”释德清《庄子内篇注》亦云：“周六月，即夏之四月，谓盛阳开放，风始大而有力，乃能鼓其翼。息即风也，意谓天地之风，若人身中之气息。”

“息”字从心、自(鼻)，本义为人呼气，这里引申为风，因为古人认为风是大自然的气息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夫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。”《山海经·海外北经》：“钟山之神名曰烛阴……不饮不食不息，息为风。”可见“息”字作“风”解的例子并非毫无训诂依据的。不过，前人把“六月息”释为“周六月，即夏四月”之风，仍未得其真谛。本文将在前人释“息”为“风”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探求“六月息”为何物。

我以为，所谓“六月息”，就是台风，因为从《逍遥游》上下文看，“六月息”有如下特点：

1. 它发源于大海。《逍遥游》：“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”海运，就是台风经过时海水沸腾之象。宋人林希逸《庄子口义》云：“海运者，海动也，今海濒之俚歌犹有‘六月海动’之语。海动必有大风，其水涌沸，自海底而起，声闻数里。言必有此大风而后可以南徙也。”“海运则将徙于南冥”正与下文“去以六月息者”相照应，可见“海运”与“六月息”之间的关系。^④

2. 它是一种旋风。《逍遥游》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。”《尔雅·释天》：“扶摇谓之𩇐。”邢昺疏：“孙炎曰：迴风从下上曰𩇐。”“𩇐风”又名“飘风”，陆德明《释文》：“𩇐，必遥反，徐芳遥反。本又作飘。”王力《同源字典》：“庄子逍遥游：‘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。’……按，‘扶摇’的合音应即是‘飘’。”^⑤“飘风”就是迅猛的旋风。《说文·风部》：“飘，回风也。”《尔雅·释天》：“回风为飘。”王弼《老子注》：“飘风，疾风也。”

3. 它常发生在六月，故称“六月息”，就像孟尝君生于五月而人们称之为“五月子”一样。

上述种种，正好与台风的特征相吻合。不过，还需要弄清这里的“六月”是指夏历六月还是

周历六月。因为台风盛行于夏六月，而前引明释德清则认为庄子所指为“周六月，即夏之四月”。当今释“息”为“风”的《庄子》注本，基本上都奉行“周六月”之说。^⑥如果确是“周六月”，那么“六月息”就是台风的说法自然难以成立。可能一般人认为，庄子生活在周代，自然奉行周历，这大概也是明释德清“周六月”说的依据吧。其实，周代的人并不一定奉行周历。这一点，王力先生《古代汉语》讲得很清楚，可参看。^⑦《逍遥游》下文透露出一些解决这一问题的信息。在叙述大鹏乘“六月息”飞上九万里高空向南而去之后，《逍遥游》接着写道：“蜩与学鸠笑之曰……”成玄英《庄子疏》：“蜩，蝉也。”扬雄《方言·十一》也说：“蝉，楚谓之蜩。”而蝉在周六月即夏四月还见不到踪影，要待夏历五月（即周历七月），即夏至以后才开始露面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礼》云：“五月（按：指夏历）之节日在参……夏至之日鹿角解，后五日蜩始鸣。”引《周书》云：“夏至又五日，蜩始鸣。”看来，古人对蝉的生活季节也是很清楚的。如果说大鹏是乘周历六月间的大风离开的，那么庄子怎么会选用尚未露面的蝉去嘲笑大鹏呢？合理的解释只能是：“六月息”不是周历六月的风，而是指夏历六月的大风，即台风。

宋人林希逸引当时海濒之俚歌“六月海动”（按：宋代用夏历）来解释“海运”一词，已接近指出“六月息”即台风的正确答案了。然而他在解释“去以六月息者”一句时，却仍循郭注，说成“此鸟之往来，必歇住半年，方可动也”，盖其不知此处“息”当作“风”解，不能解释为“歇住”。

把“六月息”解释为“台风”，不仅句子意思通顺，而且可与上文的“海运则将徙于南冥”、“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两句相互照应。而紧接着的“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”一句则是用来作对照的，意谓像大鹏那样体积庞大的鸟，必有待于台风那样的大风暴，方能把它送入九万里的高空，而“野马”、“尘埃”这类质轻体微之物只消生物之息一吹就飘荡在空中，这就是后文所谓的“小大之辩”。另外，从《逍遥游》的旨意来看，庄子所追求的是“无待逍遥”的境界，这一中心是通过“有待”和“无待”的对比来表达的。而《逍遥游》这一段文字的章法是反面层层蓄势，从大鹏、野马、尘埃、蜩、学鸠，一直到宋荣子、列子，都是用来反衬“至人无待”的铺陈笔墨。形体硕大无比的大鹏，必须有待于“六月息”即台风把它送上高空，方能“莫之夭阏”而“图南”，这不是从反面更有力地表现了主题吗？

注

① 郭锡良《古代汉语》（中册），北京出版社 1982 年版，596 页。

② 欧阳景贤、欧阳超《庄子释译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，3 页。

③ 明陆西星《南华经副墨》批评说：“诸注以六月为半年，以息为止息，只为不曾理会下文耳。”参见明焦竑《庄子翼·卷一》。

④ 宋人有称“台风”为“海动”的。如徐兢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云：“臣窃惟海道之难甚矣。……又恶三种险：曰痴风，曰黑风，曰海动。痴风之作，连日怒号不止，四方莫辨。黑风则飘忽不时，天色晦冥，不分昼夜，海动则彻底沸腾，如烈火煮汤。洋中遇此，鲜有免者。”参见李荣《颱風的本字（上）》，载《方言》1990 年第 4 期。

⑤ 王力《同源字典》，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，224 页。

⑥ 参见欧阳景贤等《庄子释译》，沙少海《庄子集注》（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），于非主编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（上）》（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），人民教育出版社《古代散文选（上）》（1963 年版）等。

⑦ 王力《古代汉语》指出：“先秦古籍所据以纪时的历日制度并不统一。举例来说，《春秋》和《孟子》多用周历，《楚辞》和《吕氏春秋》用夏历。《诗经》要看具体诗篇，例如《小雅·四月》用夏历，《豳风·七月》就是夏历和周历并用。”见该书 805 页。

（史佩信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200234）